

*Masterpieces Of
World Literature*



人羊

大江健三郎
作品集

浙江文艺出版社

644601

外国文学名著精品
*Masterpieces of
World Literature*

人羊

大江健三郎作品集

[日] 大江健三郎著

叶渭渠编



C0401794

浙江文艺出版社

(浙)新登字第4号

责任编辑:王雯雯

封面设计制作:张妙夫

卫芳

人 羊

一大江健三郎作品集

[日]大江健三郎 著 叶渭渠 编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杭州体育场路347号)

北京市后沙峪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 75 字数 280000 印数 0001-3000

2000年元月新1版

2000年元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39-0952-6/I·872 定价:49.00元(精)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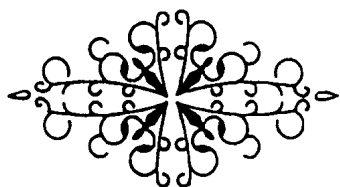
中短篇集	李庆国 译 (1)
人羊	(3)
饲育	(19)
倾听“雨树”的女人们	(57)
自动人形的恶梦	(86)
死者的骄傲	(115)
治疗塔	(143)
个人的体验	王中忱 译(161)

附 录

大江健三郎的存在主义文学	叶渭渠(324)
我在暧昧的日本	大江健三郎(329)

中短篇集

李庆国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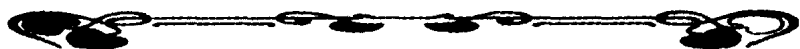
人 羊

站在初冬深夜的马路上，雾粒宛如坚硬的粉末吹打着脸颊和耳垂。我把当家庭教师用的法语语法初级教材塞进风衣的口袋里，蜷缩起身子，等着开往郊外的末班公共汽车像船一样从雾中摇荡过来。

乘务员挺直的脖颈上有一个粉色的像兔子性器那样的疙瘩，透出一股温柔娴静的女人味。她朝我指了一下汽车尾部一个靠边的空座席。我沿过道往那儿走时，一脚踩在一位膝盖上摊着一沓子小学生试卷的年轻教师耷拉着的雨衣下摆上，不觉闪了个踉跄。我疲乏不堪，再加上困倦，几乎保持不住身体的平衡。我昏昏然地低着头，在一帮喝醉了酒返回郊外兵营的外国兵们占据的后座席狭窄的空隙里坐了下来。我的腿紧贴着外国兵那肥大结实的屁股。车内温暖湿润的空气揉搓着脸上的皮肤。不一会儿，疲劳和微弱的安心感便搅拌在一起了。我打了一个小小的呵欠，眼里流出甲虫体液般的眼泪。

往座位边上挤我的外国兵们醉醺醺的很兴奋。看上去他们都很年轻，有着牛一样湿润的大眼睛和短短的额头。一个穿着黄褐色衬衫，衣领紧勒着红脖颈上厚厚脂肪的士兵，膝盖上坐着个个儿不高脸庞却挺大的女人。他一会儿和旁边的士兵大声争吵着什么，一会儿又凑在女人那枯树枝般没有光泽的耳朵边热心地嘁嘁喳喳地说着什么。

那女人也喝醉了，她厌烦士兵鼓起娇嫩的嘴唇缠她，晃着肩膀摇头避开它。旁边看着的士兵发疯似地大声笑着哄着。坐在车厢两



侧窗边长椅上的日本乘客都从吵闹的士兵那里移开了视线。看那个坐在外国兵膝盖上的女人的样子，似乎刚才还和那个外国兵吵过。我把身体倚在硬座席的靠背上，为了不让脑袋撞在车窗玻璃上，把头垂得很低。汽车一跑起来，寒冷又悄无声息地侵入车内的空气中了。渐渐地我又陷入了自己的世界里。

忽然，耳边又响起了一阵喧闹的笑声。那个女人从外国兵的膝盖上直起身来，在他们的叫骂中像要摔倒了似地倚在我的肩上。

我呀，也是东洋人哪。哎呀，你干嘛呀，真烦死人了！女人用日语喊着，那暄软的身体压在我的身上。你们少耍弄人……

刚才让女人坐在膝上的那个外国兵猴子似的把长腿向两边撇着，一脸尴尬的表情盯着我和那个女人。

你这畜生，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儿你给我弄什么呀！女人烦躁地朝闷声不响的外国兵们摇头嚷着。

你往我的脖子上弄什么玩意儿，脏死了！

乘务员板着脸把头扭向了窗外。

你们脱光了看看，连后背都长着毛呢。女人不管不顾地喊了起来。我要和这孩子睡！

坐在车前部的日本乘客——穿着皮夹克的青年人、建筑工模样的中年人，还有那些公司职员们都回过头来望着我和那个女人。我缩着身子，刚想朝那个立着雨衣领子的教员送去受害者懦弱的微笑，教员却朝我射来满是责备的目光。我感觉到外国兵们似乎不太注意那个女人，开始把目光都集中到我的身上来了，耻辱和困惑使我浑身发热。

好啦，我要和这个孩子睡呢。

我想躲开她站起来，可她那干枯而又冰凉的胳膊却搂着我的肩膀使我摆脱不开。女人露出柿子色的牙床，朝我脸上喷着带酒气的唾沫星子这么嚷道。

你们去骑牛屁股吧，我就和这小家伙睡了，瞧！

我直起身推开女人的手臂。这时，公共汽车突然喀噔地倾斜了

一下,为了不让身体摔倒,我一把抓住了窗玻璃边的横杆,相当短暂的一瞬的反应。结果那女人搭在我肩膀上的手突然滑下去,叫了一声,仰面朝天地摔倒在车厢地板上,细小的短腿吧嗒吧嗒地乱蹬。她袜腰上那不自然隆起的腿肚子冻得发青,好像起了一层鸡皮疙瘩。我不知所措地呆呆地看着她。她那样子就像搁放在肉店铺着瓷砖的柜台上被水弄湿了的光屁股鸡突然扭动起了身子似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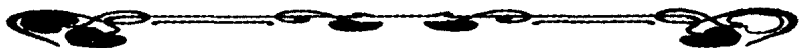
一个外国兵马上站起来伸手拉起了那女人。他扶着脸上突然没了血色、咬着冻僵的嘴唇喘着气的女人的肩头朝我瞪着。我刚想说出道歉的话,结果在那些外国兵的怒视之下,那话粘在嗓子眼里没能说出口。我摇摇头正想坐到座席上,肩头却被外国兵那粗壮的手腕抓住猛地一拽,上半身朝后仰去,我看到外国兵栗色的眼睛里喷出了愤怒和醉意的火花。外国兵叫喊着什么,可我对他那突然袭来的多齿音很凶猛的话一点儿也反应不过来。外国兵一瞬间忽然静下来瞅着我,然后又发出了更粗野的喊叫。

我狼狈不堪,只是看着外国兵那晃动的坚硬脖颈和鼓胀的喉结,对他说的单词一个都听不懂。

外国兵抓住我的前襟一边摇晃一边叫喊,我强忍着被学生服的衣领勒住的脖子的疼痛,却无法从拽着我衣领的外国兵那长着黄褐色粗毛的手臂里挣脱出来。他疯狂地喊叫着,唾沫星子喷在我仰起的晃荡的脸上。突然,他又往前一操,我的脑袋便撞在车窗上,摔倒在后部座席上,我像个小动物似地蜷着身子。

外国兵像是高声命令什么似地叫喊了一声,忽然,噤噤喳喳的声音静了下来,只能听见引擎转动的声响。倒在座席上的我扭过头来一看,那个年轻的外国兵手里紧紧握着把闪着锋芒的刀。我慢吞吞地直起身,面对在腰边微微晃动着武器的外国兵和他身边板着苍白面孔的女人。车上的日本乘客和其他的外国兵都默默地瞅着我们。

外国兵一字一顿地重复着那句话,可是我的耳朵只能听到自己耳鼓内热血沸腾的声音。我摇了摇头。外国兵不耐烦地又一次重复起那过于生硬但意思很明确的声音。我理解了那句话的意思,突如



其来的恐怖立刻攫住了我的胸腔。向后转,向后转!我无可奈何,按照外国兵的命令朝后转过身。后部宽大的车窗外,雾好像航迹般卷起旋涡推波助澜地流动着。外国兵用他那坚定的声音又叫了起来,但我却一点儿也听不懂。当外国兵反复地叫着那句有着卑琐语感的俗语时,我周围的外国兵便发作般地响起了一片喧笑声。

我只是把头转过来看着外国兵和那个女人,女人已经恢复了那活泼又淫荡的表情。外国兵故意夸张地做出威吓的动作,就像一个执拗的孩子般喊叫着。我呆若木鸡地感到恐怖在消逝,可外国兵的意思我却一点也不懂。我慢慢地转过头,从外国兵身上移开视线。他不过是和我开个玩笑吧,我真不知如何是好,但至少没有什么危险了吧,我望着车窗外流动着的雾琢磨着。他们大概让我这么站一会儿,就会放了我吧。

不过,外国兵那坚硬的手腕却抓住我的肩膀,剥动物皮似地扒下了我的风衣。几个外国兵哈哈笑着帮着他,我却任凭他们摆布,一动也动弹不得。接着,他们又解开我的裤带,粗暴地拽下我的裤子和裤衩。为了不让裤子褪下去,我把两个膝盖朝外叉开。我的两只手腕被拉向两边,一只有力的大手按住了我的脖子。我弯背低头,像一只四条腿的动物在喧笑的外国兵们面前露出了屁股。我挣扎着,但两只手腕和脖子都被紧紧按住了,两脚也被裤子绊着动弹不得。

屁股冰凉。我感到自己在外国兵眼前撅着的屁股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并逐渐变得发青。尾骨上有一块坚硬的铁轻轻抵着,当汽车一振动时,疼痛便像痉挛似地扩展到整个后背。我能感到用刀背顶着我尾骨的年轻外国兵的那副表情。

我看到了脑门前被压得低垂着的自己的阴茎,它仿佛已经冻僵了。狼狈过后燥热的羞耻浸遍了我的全身。我气愤得像小时候那样生着闷气,可是,当我焦急地想从外国兵的手腕里挣脱出来时,我的屁股也只能稍微动一点儿。

外国兵们忽然唱起歌来,他们杂乱不齐的歌声和那边日本乘客嗤嗤的笑声传进了我的耳朵。我整个儿地被压垮了,手腕和脖子的

压迫感稍有点儿放松，但我却连抬起身子的力气也没有了。鼻子两侧一点点地流下了黏稠的眼泪。

外国兵们反反复复地唱着一支简单的好像童谣似的歌，并打拍子般地一下一下拍打着我在寒冷中开始失去知觉的屁股，笑声不绝于耳。

打羊，打羊，啪，啪！

他们用地方腔调很重的外国话劲头十足地反复唱着。

打羊，打羊，啪，啪！

一个拿着刀的外国兵朝车厢前部走去。其他几个外国兵也去给他助威。日本乘客们越发忐忑不安起来。外国兵就像整队的警官那样颇有权威地不断发出叫喊声。这时，蜷着身子的我也明白了他们在干的事。当我的脖子被重新按着扭向前面的时候，便和那些站在车内中间通道上，忍着车的晃动叉开两腿弯着腰裸露着屁股的“羊”们并排站在一起了。我是排在他们行列尾部的“羊”。外国兵们狂热地唱着喊着。

打羊，打羊，啪，啪！

这样一来，每当汽车晃动的时候，我的脑袋就和前面职员那有着褐色斑点的冻得僵硬的瘦屁股撞在一起了。汽车突然一个左转弯停了下来。我的脑袋一下子向前栽去，撞到职员套着袜卡子的肌肉坚硬的小腿肚子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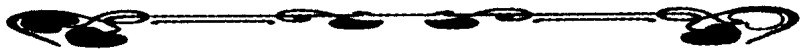
前面突然传来急速地打开车门的声音。乘务员发出惊恐的孩子般的刺耳悲鸣，向黑暗的夜雾中跑去。我蜷缩着身子听着那幼小而又声嘶力竭的惨叫声渐渐地消逝。没有谁去追赶她。

算了，算了。外国兵的女人把手放在我的背上低声说。

我像狗似地转过头去，仰脸看着她那无聊的表情，又低下头和我前面排着的“羊”们保持一致的姿势。女人自暴自弃般地放开嗓子和外国兵们合唱起来。

打羊，打羊，啪，啪！

终于，司机也摘下白手套，极不情愿地解下裤子，露出了圆圆的



肥大的屁股。

有几辆汽车从我们的公共汽车旁边横穿了过去。也有几个男人骑着自行车，朝布满了雾气的窗玻璃里望了望。那不过是个极平常的冬天的夜晚。只是，我们却在寒冷的空气中光着屁股示众。实际上，我们已经就那么一动不动地站了好久了。忽然，唱累了的外国兵们领着女人下了车。撇下了我们这些撅着屁股的人们，就像风暴过后残留在荒野上那些被吹倒的光秃秃的树。我们缓慢地直起身来，忍着腰和后背的疼痛。在如此漫长的时间里我们成了“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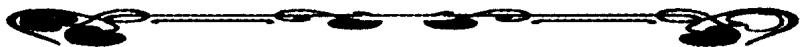
我望着像沾满了泥土的小动物似的落在车厢地上的我那旧风衣，提起裤子系上了皮带。之后，又缓慢地拾起了风衣，抖落掉在上面的灰尘，低着头走回到车厢的尾部座席。我感到裤子里的屁股疼得火烧火燎。我精疲力竭，就连风衣也懒得穿上。

被当成了“羊”的人们都慢吞吞地提上裤子，系上皮带，返回到座席上。“羊”们垂着头，咬着没有血色的嘴唇浑身颤抖。于是，没被当成“羊”的人们，反过来却用手指托着血往上涌的脸颊看护着“羊们”。大家都陷入了沉默。

坐在我旁边的职员掸掉裤脚上的尘土，然后，用神经质般颤抖的手指擦着眼镜。“羊们”几乎都坐到尾部座席上聚成了一堆。教员等没有受害的人们坐在车厢的前半部，围成一圈兴奋地望着我们。司机也和我们并排坐在尾部座席上。我们就那么默默地等了一会儿，但什么都没有发生。那个乘务员姑娘也没有再返回，我们什么都没有做。

于是，司机又戴上粗白线的手套返回了驾驶室。车一开，车前部又活跃了起来。他们——前半部坐着的那些乘客们小声地嘀嘀咕咕地说着什么，盯着我们这些受害者。我发现特别是那个教员，他用灼热的眼光看着我们，嘴唇也在不停地颤抖。我把身子埋在座席上，为了避开他们的视线，我低下头闭上了眼睛。屈辱在我的体内像石头块似的变得坚硬，开始不管不顾地拱出毒芽来。

教员站起来朝后部座席走了过来。我就那么一直低着头。教员



把身体紧靠在玻璃窗的横梁上弯着身和公司职员说着。

那帮家伙弄得也太不像话了。教员慷慨激昂地说，他仿佛代表了坐在汽车前部的乘客——那些没受害的人们似的，义正辞严又充满了热情。

这哪是对人干的事啊！

公司职员沉默地耷拉着脑袋，注视着教员的雨衣下摆。

我为自己刚才没吭一声地看着感到害羞。教员温和地说，那块儿疼吗？

公司职员颜色很不好看的喉结上下抽动着，好像在说，我哪儿也不疼，就是让人家把屁股给露出来了，别管我好吗？公司职员紧咬着嘴唇一声不响。

那帮家伙干嘛那么热心地干这种事儿呢？我真不明白，教员说。像摆弄动物似地耍戏咱日本人寻开心，这能说是正常吗？

坐在公共汽车前部座席上的一个没有受害的乘客站起来，走到教员身边，也用那种磊落热情的目光瞅着我们。接着，所有坐在前部座席上的被兴奋烧红了脸颊的男人们也都走了过来，和教员们站在一起。他们拥挤着俯视着我们这些“羊们”。

这样的事儿在这公共汽车上经常发生吗？一个乘客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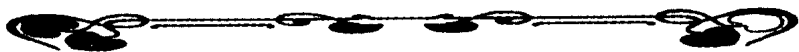
报纸上没登过，不清楚。教员回答说。恐怕这不是头一次吧。他们干得挺熟练呢。

让女的露露屁股吗，俺还能理解。一个穿着很硬实鞋子的筑路工模样的男子一本正经地愤愤地说，把男的裤衩扒下来打算干什么呀？

讨厌的家伙们。

这事儿咱不能不吭声地放过去啊！筑路工模样的男人说。如果不声不响，这不是要把他们惯出毛病来了吗。

站着的乘客围着我们义愤填膺地说着，就像围猎时追赶野兔的一群猎狗。我们这些“羊们”温顺地垂着头坐着，一声不响地听凭他们数落。



应该去报告警察呀！教员像是给我们打气似地用激昂的声调说。哪个兵营一查就能知道了吧。即使警察不出动的話。被害者们集聚起来，准保也能形成舆论。那样的事例别的地方也有过。

从教员周围那些没有受害的乘客们中响起一片嗡嗡的赞同声，我们坐着的这些人却沉默不语地耷拉着脑袋。

报告警察去吧，我来做证人。教员手掌搭在那个职员的肩膀上蛮有信心地说。那架势似乎也代表了别的乘客的意志。

我也来做证。另一个乘客说。

去吧。教员说。怎么样，你们不要像哑巴似的不声不响啊，站起来！

哑巴，我们竟突然间哑口无言了。我们中的任何人都没有开口的意思。我的喉咙就像唱了好长时间的歌之后那样干渴，声音在发出之前就消失了。屈辱又如铅一般沉重坚硬地压上心头，使我连身子也懒得动弹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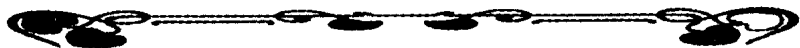
我觉得不该沉默。教员在一直垂着头的我们的身边显得很焦躁。话说回来，我们不吭声地看着也是非常不应该的。软弱顺从的态度必须抛弃掉！

应该让那帮家伙尝尝我们的厉害。一个乘客赞同着教员的话说。我们支持你们。

可是，坐着的“羊们”谁也不想回答他们的激励，都低着头一声不吭。他们的声音像被透明的墙壁挡住了，一点也没引起反响。

被侮辱受耻笑的人们必须团结起来！

我抬头看着教员，突然的愤怒使我浑身发抖。“羊们”动了起来。一个穿着红色皮夹克蹲在角落里的“羊”倏地站了起来，脸色苍白僵硬，一下子扑向教员。他揪住教员的衣领，狭小的张开的嘴唇喷着唾沫星子怒视着教员，但一句话也没有说出来。教员毫无反抗地垂着两只手，一脸吃惊的表情。周围的乘客们也很惊讶，但谁都闷声不响，没有人上前制止那个男子。那个男子像是咽下了一句骂人话似地摇摇头，照着教员的下巴狠狠地击了一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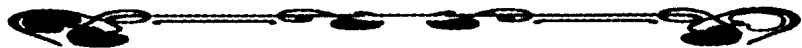


职员和另外一个“羊”抱住了正要朝倒下的教员那儿跳过去的男子的肩膀，那男子立刻泄了气似地瘫软下来，又无精打采地返回了座席。等一声不响的职员们坐下来，“羊们”又都像疲惫的小动物似地悄悄地耷拉下脑袋。站着的乘客们也模棱两可地默默地返回了前部座席。他们中间昂扬的情绪逐渐又冷却下来，坏心绪便像粗糙的渣滓堆积了起来。倒在地下的教员爬起来，用多少带点怜悯的目光注视着我们，然后仔细地掸掉大衣上的灰尘。他已经不再想和谁说什么，不时地转过他那残留着斑驳红潮的脸来瞅着我。我为刚才看到被打倒在地上的教员时自己所受的屈辱竟仿佛有了一点消解的念头感到羞耻。这样想也没有使我觉得更痛苦，因为我的身体太疲乏了，而且感到寒气袭人。我咬着嘴唇睡着，忍受着，身子听凭着汽车断断续续地颠簸。

汽车在市区入口处的加油站前停了下来。职员和我的那些伙伴“羊们”及别的乘客都下了车。司机没有代替乘务员收票，有几个人下车时把又小又薄的车票团成一团扔到了乘务员的座席上面。

汽车又开了起来。我发现教员的视线仍然执拗地缠着我，不由得有些胆怯。教员显然想和我说什么。我不知道怎么甩开他好。我躲开教员的目光，扭过身去望着车后部宽大的玻璃窗。玻璃窗被细密的雾粒全都蒙住了，像一面昏暗的镜子木然地映照着车内的一切。那里面仍然可以看见正在注视着我的教员的脸，我被一种无法摆脱的烦恼攫住了。

在下一个车站，我几乎跑着下了汽车。经过教员的身边时，我躲避传染病似地扭着头挣脱了他那纠缠不休的视线。雾沉淀在人行道上，空气宛如有着小小密度的水。我把风衣的领子紧紧地拽紧在喉头抵御寒冷，望着汽车车尾卷着缓慢的雾的旋涡远去，一种凄惨的安逸感油然而生。回过头用手掌擦着玻璃看我的职员的身影雾蒙蒙地浮现在汽车的尾部。我感到了一种和亲属离别般的情感的震撼。啊，在同样的空气中露出了屁股的同伴啊！不过，我又为自己那种低俗的亲近感难为情，便从车尾窗玻璃上移开了目光。不能让在温暖



的客厅里正等着我的母亲和妹妹觉察出我潜藏在内心深处的屈辱，我必须打起精神来。我把大衣裹紧，像无忧无虑的孩子那样突然毫无理由地决定跑起来。

喂，你……一个低沉的声音在我的背后响起。喂，你等一下啊。

那个声音又返了回来，我又面对着那已经迅速离我远去了的讨厌的“受害者”。我一下子泄了气，耷拉下肩膀。不用回头看就知道是那个穿着雨衣的教员。

等一下啊。教员像要舔湿干冷的嘴唇似地伸出舌头，用特别温和的声音一连声地叫着。

从这个男人身边逃脱是很难的，我充满了这种预感，无力地等待着他继续说下去。教员微笑着，他体内充满了奇妙的威严，令我感到自己整个都被它包裹住了。

那事我想你不会忍气吞声吧？教员很谨慎地说。别的家伙都不吭声，只有你不想忍气吞声，要和他们斗一斗吧？

斗？我吃惊地注视着教员的脸，薄薄的皮肤下潜藏着重新燃烧起来的情感。那一半是抚慰一半是强迫。

我帮你和他们斗。教员向前跨了一步说。不管到哪儿我都去给你做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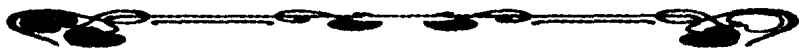
我暧昧地摇了摇头谢绝了他的建议，教员充满了激励的手腕挎上正要走开的我的右臂。

去告警察，还是早点去好。派出所就在那里。

不顾我惊慌失措的抵抗，教员像是拽着我一样一面迈出坚定的步子，一面朝我做了个浅笑。那里很暖和，我住的地方连点暖气也没有。

尽管我心中厌烦地抵抗着，但我们挽着胳膊那样子看上去还挺像亲密的友人。我们穿过人行道，朝浮现在雾中发出一道狭窄的光亮的派出所走去。

派出所里一个年轻的警官俯身在写满了粗体字的笔记本上，热烘烘的火炉烤着他那年轻的脖颈。



晚上好。教员说。

警官抬起头来注视着。我困惑地抬头看着教员，可他却像是防止我从派出所逃出去似地堵在那里盯着我。警官那充血的惶忪的眼睛从我这儿移到教员身上。然后，再看我的时候，警官的眼睛就显得很紧张。他似乎从教员那里接受了某种信号。

哎。警官就那么盯着我催促着教员说。

出了什么事？

和兵营的外国兵有关。教员试探着警官的反应缓慢地说。被害人就是他。

兵营？警官显得有些紧张。

这些人遭受了外国兵的暴行。

警官的眼睛瞪得圆圆的，马上从上到下扫了我一眼。我知道他是在我的皮肤上寻找殴打的迹象和刀伤，那些伤痕与其在表面毋宁说是潜藏在我的皮肤下边的，而且我也不想让别人用手指来搅和它。

请等一下，我一个人也不知道怎么处理好。好像忽然被不安笼罩住了，年轻的警官说着站了起来。兵营的问题得慎重点处理。

警官走到编着藤条间壁的最里间去了。教员伸出胳膊拍着我的肩膀。

咱们也慎重点。

我沉默地低着头，感到火炉的暖气烤在冻得发硬的脸上，皮肤像搔痒痒似的舒缓开来。

中年警官随着年轻的警官走进来时，还揉着惶忪的睡眠，做出努力从睡梦中醒过来的样子。然后，他转过疲劳的肌肉松弛的脖子瞅着我和教员，并示意我们坐下。我像没看见似地没有坐下，教员屁股刚沾了一下椅子，又像是为了监视我，慌里慌张地站了起来。警官们一坐下，便有了一种讯问的气氛。

你被兵营的士兵打了？中年警官问。

不，没被打。教员撅着被穿红皮夹克的男子打了一拳还有些发青黑色的下巴说。是比较殴打还厉害的暴行。